

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现状调查

——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

周晓梅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221)

[摘要]为了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使用和学习情况,课题组贵州在少数民族集中地区(主要是黔东南州)对天柱民族中学、雷山二中、黎平一中和金阳实验学校等在内的18所学校的11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调查人员对其中的一些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了访谈,本文是调查数据和分析结果。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现状;调查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6.1216

一、调查过程和调查对象

为了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学习使用情况,课题组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调查对象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籍、在学年级和班级;第二部分是家庭基本情况,主要调查了学生父母的年龄、民族、户籍、学历、工作岗位以及2011年全家可支配收入(纯收入)。希望通过对家长的调查,了解学生的基本家庭背景和社会阶层;第三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的本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实际使用情况调查,主要包括会不会说写本民族语言,会不会说写汉语,以及对本民族语言和汉语的主观认识;第四部分主要调查汉族学生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基本认识,包括会不会听说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认知情况。

课题组根据上述问卷内容,在黔东南州的18所学校进行,然后根据随机抽样原则又分别抽出了11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调查人员对其中的一些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了访谈。本调查包括主要是根据问卷调查和访谈写成。

本次调查学校18所,共调查学生1110人,平均每个学校60人左右。其中调查学生最多的学校是雷山民族中学,调查学生105人,最少的学校是关岭民族中学,调查学生30人。在全部被调查的能识别民族的1028名学生中,汉族学生275人占26.8%,少数民族学生753人占73.3%(参看表1-3)。但是,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在各个学校的分布很不相同,遵义地区学校和金阳实验学校汉族学生占80-90%,而黔东南州各个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则占绝大多数,有的学校如黎平岩洞中学、天柱石洞镇小学的学生则全部为少数民族,这种情况与贵州省省少数民族的地区分布是一致的。

从男女学生的分布来看,尽管各个学校调查学生的性别比例有一定的差距,总体比较平均。根据能够识别性别的1046名学生计算,男生525人占50.2%,女生521人占49.8%;从中小学的分布来看,在全部1110个样本中,小学生124人占11.3%,初中429人占38.7%,高中生50.2%;在全部调查学生中,初高中学生之所以占绝大多数,是因为他们更能理解问卷内容,更能做出独立理性的判断。

从重点学校(包括各级示范学校)来看,重点(示范)学校学生231人占20.8%,一般学校879人占79.2%。从重点(示范)班级来看,重点班或快班学生317人占30.7%,普通班学生698人占67.6%,其他17人占1.7%。从上述样本情况来

看,我们认为本次调查的结果能够基本上代表贵州省(不包括贵阳等大城市)中小学生的整体情况。

二、学生家长的基本情况

对学生家长的调查,本来应该直接对其家长进行调查。但考虑到调查时间的紧迫性和调查问题的简明性,我们选择了通过学生本人来了解家长情况的调查方法。尽管不是家长本人的回答,我们认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误差。

父亲的汉/少比例为34:66,而母亲的汉/少比例为11:89,可见有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女性与汉族男性结婚。调查学生的汉/少比例如上所述为27:73,处于父母汉/少比例的中间状态。这说明,汉/少父母所生育的孩子的民族选择有一部分选择了父亲的民族,有一部分选择了母亲的民族。我国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优惠少数民族,比如在计划生育方面少数民族不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高等教育方面实行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等。所以,我们通常观察到的情况是,生育孩子如果能自主选择民族,那么孩子通常会选择少数民族。但是,我们的调查却发现有一部分汉/少家庭的孩子选择了汉族。这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

学生家长的社会地位如何呢?我们在调查父母社会地位时,采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分层报告中的分类方法。该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某人所占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状况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具体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我们的问卷参照上述阶层的划分方法,来询问父母的职业和阶层,只是把最后一个阶层改为“其他”。

在全体2065个样本中,处于社会上层的国家社会管理者、企事业单位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的192人占9.3%,处于社会中层的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的233人占11.3%,而处于社会下层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为1287人占62.3%。如果我们把其他也看成是社会下层,那么下层父母达到1640人占79.1%。因为调查的主要是县城和农村,所以调查对象中绝大多数家庭属于社会下层,其中农业劳动者又占将近一半。父亲和母亲分别来看,尽管父亲的社会阶层要稍高于母亲,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大。所以,我们下面的分析主要以父亲的社会阶层作为学生家庭背景的

指标。

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这里我们用家庭可支配收入作为分析指标。家庭可支配收入就是，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了各种生产经营费用、各种税金以后的可以由家庭自由支配的收入，在城市家庭可支配收入本身就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基本指标之一。在农村，则比较复杂，国家统计局的指标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乘上家庭人数就是家庭纯收入。农村的家庭纯收入一般认为类似于城市的家庭纯收入。要真正计算家庭可支配收入（纯收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是直接向家长调查也不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真实的结果。我们的调查并没有把家庭可支配收入（纯收入）作为最重要的指标，所以采用了由学生估算家庭纯收入的做法。这一做法，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但是，只要这种误差不存在系统性偏差，那么这些数据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样本学生家庭的平均纯收入为22000多元，但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较大。平均收入最高的是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最低的是农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这种情况比较符合当前中国和贵州的实际情况，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次调查的结果是比较可信的。

三、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

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语言学习使用情况及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态度，是调查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一小节主要介绍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语言和对汉语的认知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少数民族学生会不会说本民族语言和汉语。56.3%的少数民族学生会说本民族语言，但是也有将近1/3的学生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很遗憾我们没有具体调查到底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学生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与之相反，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说汉语，不会说汉语的只有不到3%，并且这些学生也不是一点汉语都不会说，只是不太熟练而已。说明随着汉语的普及推广和影视文化的影响，在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使用汉语的能力以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母语，这一点在书写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在关于学生会不会书写自己本民族文字的调查中，被调查的学生有150人没有他们本民族的文字，只有15%少数民族学生会书写自己的母语，可以用母语写简单的小作文，其他熟练的有12人，占被调查学生的2.2%，而其余80%以上的学生都不会书写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更不要说用母语写作文。调查进一步说，少数民族学生对汉语的掌握和使用，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母语。

少数民族学生在不同的场所使用不同的语言，他们在家里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62%）而在学校主要使用汉语（84%）。

关于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和民族语言使用场所的调查显示，61.6%的少数民族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时，他们和家里人及村里人说自己的母语。只有34.4%的少数民族学生和自己的家里人及村里人说汉语。由此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学生之所以在家里及在村里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是为了与家里人及村

里人更好地进行交流。如果他们的父母只会说汉语的话，或者他们所居住的村寨只说汉语的话，那么其孩子必然会随之说汉语而放弃本民族语言。我们没有调查学生与其祖父辈说话时使用语言，也没有调查过去他们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所以无从比较历史性变化，但可以推测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学生在家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调查中除了10%的少数民族学生自己并没有专门学习汉语，再村里人和家里人的影响下就能讲汉语了；50%的学生在上小学前学习过汉语，结合访谈，他们的有的是在幼儿园或学前班学习汉语，有的是父母专门教他们学习汉语。还有37.5%的学生是在小学学习的汉语，一般一年级时教师教他们学习汉语，听不懂的用民族语言假设，二年级时民族语言的使用越来越少，到3年级就基本上全部使用汉语教学，不再使用民族语言。只有4%的学生表示他们在小学4—6年级才学习汉语；3%的学生认为他们到初中才学习汉语。对于后者，结合访谈，他们有可能对问卷的问题理解有误，认为学会汉语就是掌握汉语。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学生认为学习他们自己的母语也很重要。在被调查的722名学生中，48.9%的学生认为学习自己的母语可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19.9%的学生认为学习自己的母语可以交更多本民族的朋友；18.3%的学生认为学习自己的母语可以保持本民族的统一于认同；8%的学生认为学习自己的母语可以与父母更好地交流，但是也有4.9%的学生选择不知道。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是学校学习的需要，也是日后工作和生存的需要，具有工具型和实用型的目的；而他们学习自己的母语是为了理解并传承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那么，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学习汉语还是母语呢？

四、调查启示

调查中只有17.8%的学生选择学习母语，其余高达60%以上的学生选择学习汉语；回答不知道的学生则占20%。可见，在实用型目的和对本民族认同的比较中，大多数学生选择了实用性的汉语学习；这也许可以说，他们内心并不认同汉语，但是在汉语占优势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只能学习汉语。在贵州省的具体情况下，这种选择不一定会产生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涉及藏族、维吾尔族等情况可能会有较大的区别，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不能因为少数民族学生都在学汉语都会说汉语而掉以轻心。

参考文献

[1] 杨迎华.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儿童双语应用及教育问题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6(9).

[2]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pp3-124.

作者简介:

周晓梅, 女(1971--), 彝族, 云南楚雄人, 博士, 云南财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 欧洲语言文化; 少数民族语言教育。